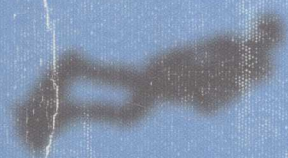


邓刚  
著

# 山狼海賊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邓刚 著

# 山狼海贼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狼海贼 / 邓刚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6

(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)

ISBN 7-5302-0816-0

I. 山… II. 邓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838 号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山狼海贼

SHANLANG HAIZEI

邓刚著

\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址: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\*

880×1230 32开本 10印张 235千字

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 000

ISBN 7-5302-0816-0

I·782 定价: 18.00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

## 作者简介

邓刚，原名马全理，祖籍山东牟平。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，辽宁省作协副主席，大连市作家协会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白海参》《曲里拐弯》，中篇小说《迷人的海》，短篇小说《阵痛》《我叫威尔逊》等五百万字。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《站直喽，别趴下》《狂吻俄罗斯》《澳门雨》等多部。并多次获全国及省、市级文学奖，作品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。




## 第一章



马里在凌晨下水。凌晨是黑夜已经退去、太阳却没出来的绝妙空隙。

望着静静的海面，马里心里在嘶嘶地冷笑，因为这个时候，城里所有的浑蛋们都在昏睡。马里所说的浑蛋是刀鱼头，是大龅牙，是三条腿，是所有能凭着一口气量潜进海里捕鱼捉蟹的家伙。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人与马里竞争，他有着绝对收获的把握。



初冬季节，北方的海有一种排山倒海的雄壮，有一种拒人千里的冷漠；但在凌晨，她静如处子，老老实实在那里，任你随心所欲。此时，天底下只有马里一个人，所以马里脱得精光。潜入海底捕鱼捉蟹的人经常一丝不挂，因为光溜溜的身子往水里扎，会有一种奇妙的爽滑快感。但大白天很难享受这种爽滑，只有在这日夜交替的绝妙时刻，才能放心大胆地光屁股。马里首先是伸展四肢，以极尽舒适的姿势仰卧在沙滩上，面对高天摆出一个“大”字。刀鱼头说所有人摆出这种姿势都是“大”字，只有三条腿摆出的是“太”字。因为他两腿之间的那个玩意儿太大了，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三条腿”。以后的故事你可以看到，三条腿中间的那条腿确实厉害，厉害得让一个本不属于他的女人发了疯，厉害得差点要了三条腿的命。不过，你现在却要耐心地听我讲马里的故事，他是无数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。

在冰凉的沙滩和冰冷的空气中，马里尽力地伸展着四肢，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获得力量的最好方式。突然，马里打了一个寒战，像中了渔枪似的浑身僵住。他发现在高高的礁石上有两只明亮的眼睛，随即他看到一张小巧的脸，那是女孩子的脸。马里四肢不动地摊在那里，这种姿势肯定很难看，所有的隐私都在恬不知耻地张扬。然而正是这种恬不知耻的姿势，却救了那个女孩。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对马里说，她当时被马里张扬的裸体吓坏了，所以把自杀的念头也吓跑了。

马里一动不动其实是一种侥幸的反应。马里想，也许她没看见我，因为马里那被烈日和海浪折腾得说不出什么颜色的皮肤，会与黄褐色的沙滩融为一体。为此，马里犹如装死的动物，甚至连眼球都不敢有一丝的转动——这也就等于马里对那个女孩目不转睛。所谓高高的礁石其实只有三四层楼那么高，

女孩子的影像很清晰，衬着渐渐发亮的天空，马里感到她那迷人的线条在礁石顶端越发迷人，真可谓亭亭玉立。马里绝对是没救了，即使在如此尴尬的时刻，还能不失时机地想入非非。

马里甚至有些兴奋，他不仅看清了她小巧的脸，而且还看清了她小巧的鼻子和小巧的嘴，这些都是在爱情的渴望中反复出现的美丽。让马里不明白的是，如此美丽的女孩，为什么两只明亮的眼睛会布满阴郁的浪花。其实他们之间的距离至少有三十米远，马里绝对地看不到女孩的眼睛里有浪花，他只是一种感觉。感觉往往更准确。

足足过了五分钟，马里就这样恬不知耻地仰卧着，女孩就那样迷人地玉立着。

猛然间，整个天地“刷”的亮堂起来。马里知道这是海平面闪出的第一丝阳光，这光线犹如一道闪电，贴着遥远的海面迅疾而来，漫过沙滩，又从马里的脑袋上掠过，并直射礁石，使礁石上的女孩一下子光彩灿烂。不幸的是马里眨了一下眼，那光彩灿烂的女孩像幻影一样突然消失。这使马里不由得愣怔了几秒钟，才恍然大悟地将四肢收拢，猛地从沙滩上跳将起来，用最快的速度穿上裤衩。有了裤衩的遮蔽，马里感到安全和从容，他使劲儿地揉了揉眼睛，有些理直气壮地再次向高处望去，但礁石上依然空空如也，仿佛马里刚刚是做了个荒唐和美妙的梦。

马里没有立即去攀登礁石寻找她，而是赶紧转身朝海里跑去，否则他将失去一次收获的机会。朝潮快似马。凌晨的潮水退得快，涨得快，浪涛回流得迅猛，稍一耽误，涨潮水流就把一切都淹没了。马里必须勇敢果断，而且还要速战速决，当晨曦闪出第一缕光亮时，他就得潜进半明半暗的水下暗礁丛里。问题是今天出现了美丽而奇妙的意外，使马里乱了方寸，马里



甚至有点悔恨自己的轻浮。

按惯例，下水之前马里必须用冰冷的海水将头部和腹部打湿，让这两个部位首先适应海水的温度。这是经验，不给头部预冷，突然扎进海里会发昏；不给肚腹预冷，在冰冷的水下会过早地出现全身抽搐。但今天是来不及了，马里只能像饥饿的海豹一样蹿进凌晨平静的海湾里。浸进水里的裤衩鼓起了少许空气，这使他不快，这里的世界是他的，还他妈的怕什么？马里回头朝岸上扫了一眼，像月球一样死寂的礁石和沙滩上空无一人。马里又骂了一声，去他妈的！随即迅速地脱下裤衩，扔到沙滩上。光溜溜的马里轻快无比，箭一样地扎进深蓝色的水下。

据说很久很久以前，在辽东半岛的海边上，有一个粗野的行当叫“海碰子”。这也许是堪称全国乃至世界一绝的行当，凭一口气量扎进浪涛里，在水下能睁着两眼捕鱼捉蟹。没人知道“海碰子”三个字是谁发明的，没人能理解这三个字的含意，但从马里出生以来，人们就是这样讲述着。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人对他说，什么叫海碰子？就是把你的命抛进大海里碰大运呀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激烈的革命使人们眼珠子先是愤怒得发红，接着就因物质匮乏而饥饿得发绿，最后不得不扑向大海寻求营养。为此，海碰子这种“据说”又变成现实。不过，毕竟是二十世纪了，海碰子也开始有了现代化的形象，远远看去，还挺那么威武的：剃着短短的刺锅子头（北京称寸头），戴着亮晶晶的水镜，手持锋利的渔枪，脚穿橡皮鸭蹼，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，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捕捉海参、海胆、鲍鱼等各种海珍品。海浪在你周围狂轰滥炸，激流拼命地把你拖向死亡的深渊，冰冷的水下犹如钢针刺骨，尖



锐的礁石和贝壳就是刀枪箭簇。在马里这个城市，海碰子给人们的感觉一分为二，既是英雄好汉，又是山狼海贼。

马里经历的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激烈革命的年代，在这样的年代里，人们被革命弄得兴高采烈又惊慌失措。没有战争，但城里到处响着武斗的枪炮声；没有敌人，但所有的人都在高喊“血战到底”的口号厮杀。人们在恐怖中兴奋，在混乱中激动。过去他们最怕最恨又最羡慕的什么股长、科长、处长、局长，什么县长、区长、市长、省长，连住在皇帝宫殿里的大臣宰相们，也就是国家最大的一些官儿，都可以随时拖到大街上，或拖到台上批斗。这真是让小小老百姓大开眼界，用革命的语言说是“大快人心”。不过，整天管事的大官们都惶惶不可终日，世界就乱了套。最终，老百姓也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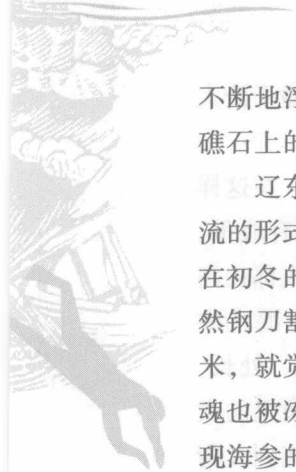
为此，海边的世界显现出难以想象的自由，在这里你听不到枪炮声和喊杀声，你可以静静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清风和阳光，你可以像野人那样放纵地呼喊和蹦跳，你可以疯狂地宣泄着你心底下隐藏的胡言乱语，你甚至可以用狼一般的嗓门狂吼自编的海碰子歌曲——

我们都是穷光蛋，  
口袋里没有一分钱；

我们都是阔大爷，  
海参鲍鱼就干饭！

倘若在城市里，你的这种表现，一分钟之内你就会被“专政队”打断脊梁骨。

平静的海面不断地翻腾着浪花，那是马里不断地下潜，又



不断地浮出。他正在为捕捉每一只海参拼命，他早就忘了岸边礁石上的那双美丽的眼睛，他现在凶恶得像一只大白鲨。

辽东半岛面对浩瀚无际的太平洋，深洋里永恒的寒冷以激流的形式长驱直入，使辽东半岛在夏季里也浸润着凉爽，何况在初冬的季节里下水，无疑是潜进冰窖。突袭而来的冰冷，俨然钢刀割遍全身，使马里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，每下潜一米，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。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，灵魂也被冻得僵硬，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。然而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，马里立即就精神抖擞。

远处的城市传来汽车的第一声鸣叫，太阳终于从海平面之下轰然跳将出来，强烈的光亮穿透蓝色的水层，使马里整个身心感受到电击式的鼓舞。马里不敢怠慢，朝着幽黑的暗礁深处不断地扎下去。此时，他就像猛然发动的机器，眼睛开始放射着凶狠的光束，在暗礁丛里绕来闪去地捕猎。犹如恶狼冲进羊群一样，马里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。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之时又发现一个海参，马里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，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，将口腔空间里的空气压进肺里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，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。然后马里双脚使足力气地朝海底暗礁蹬了一下，反作用的力量把他的身体向上弹去，一旦嘴巴露出水面，马里就疯狂地大口喘气，那“呼哧呼哧”的绝不亚于蒸汽火车般的喘气声，使马里刚刚逼近绝境的生命再一次充电。

在水面上长长地吸足气之后，马里又动作敏捷地潜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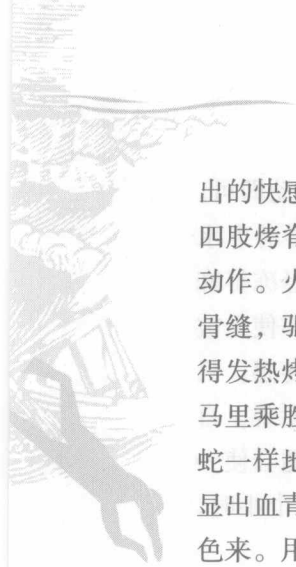
如此上上下下地拼了半个小时后，马里的身子开始冻得打起哆嗦来。然而马里早已练就了一番功夫，这时千万不能慌，但也不能上岸，要冷静并沉着地升到水面上，抓住装海参的橡皮圈，闭着双眼，稳稳地漂浮在那里，什么事也不要想。就像

当今练功一样，屏息静气，排除万念，只是随浪波摆动即可。约十来分钟，身体的哆嗦就会渐渐消失，这时马里再潜下水底，就会感到奇特的舒服。因为此时他的表层肌肉已经冻得麻木，不但没有冰冷的感觉，而且也没有疼痛的感觉，即使是被暗礁上锋利的牡蛎壳划破皮肉，也绝没有一丝一毫的疼感。只是突然看到胳膊或腿上冒出缕缕血花来，这才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的皮肉竟然刚开了那么大一个口子。这种麻木的舒适会使一个海碰子又能拼上半个小时，正是这种麻木舒适的半个小时，却是海碰子最能“拿货”的美好时刻。

马里的身体再次打哆嗦了，他明白，现在不能硬拼了，得赶快收兵，朝岸边撤退。因为这时，是几乎拼尽最后一口气力之时，所以要留有一点返回陆地的余力。游回岸边，也是另一种相当的艰难，特别是快游到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时，失去浮力的身子犹如千斤重担压在肩，浑身痉挛着绝对地站不起来了，只能是狗一样地爬行，又像一条正在蠕动的海参。但拖着沉重的收获，却让海碰子不断地感到这是凯旋，有了凯旋感觉就能令你时时生出挣扎的气力。

马里绝对是一只受伤的动物，爬向岸边的动作可笑并可怜。他咬紧牙关，一步步向岸边准备好的柴堆接近。只要点燃柴堆，冰冷的生命就会重新加热。马里陡然地感到视力竟然模糊了，这才明白刀鱼头这帮家伙为什么不在凌晨下水，清晨的阳光在海碰子出水的关键时刻不起任何作用。模模糊糊之中，马里似乎看到前边有个人影在晃动，随之一团火苗“腾”的燃烧起来。马里为此有了前进动力，猛地向前蹿出数步，不顾一切地拥抱着燃烧的火苗。

马里压根儿感觉不到被火苗灼烫的疼痛，反而有一种说不



出的快感。他一会儿虾一样地弓着身子烤肚皮，一会儿反支着四肢烤脊背，完全像杂技演员一样，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度动作。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针尖，穿透皮肤，扎进肉里，钻进骨缝，驱除这几乎要命的寒气，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感觉。能感到疼痛就是恢复了知觉，为此马里乘胜前进更加拼命地拥抱火苗。火苗继续蛇一样地舞动并蛇一样地撕咬着马里的皮肤，渐渐地，冻得呈青灰色的皮肤上显出血青陆离的红光，这也许就是身体开始返回正常温度的血色来。用海碰子的行话说就是“烤出花来了”。

肉体的解冻使马里的灵魂也苏醒过来，这时马里才有了羞耻的意识，才看清眼前站着那个苗条的女孩。那个女孩也许刚刚在礁石上面看到过他的裸体，所以此时挺大方地站在那里，只是当马里抬眼看她的时候，才惊慌地跑开。

看到女孩子跑开，马里并没有多想什么，因为此时最重要的是他还要再次跳进冰冷的海里，再一次为捕捉海参而拼命。一般来说，海碰子一个潮流要下三次水，也就是说在水下冷冻三次，在岸边烤热三次。你就是块钢铁吧，不断地在火中烧红，又不断地扔进水里冷却，也会完蛋的。但就是这种超强的磨炼，才使辽东半岛的海碰子既有山狼海贼的绰号，又有英雄好汉的名声。

马里又一次像狗一样爬向岸，又一次像一条烤鱼，在火堆上翻转扭动。马里情不自禁地“啊啊”叫唤起来，他想起刀鱼头的话，这他妈绝对是女人叫床的声音。马里不懂女人叫床，他不能想象女人在那样的时候会叫唤，那可太不知羞耻了。

温暖过来的马里，又开始意识到那个女孩的存在，她此时肯定还躲在远处偷看自己的裸体。刀鱼头说女人在这方面其实

比男人脸皮厚，而且比男人还流氓。不过，刚从冰冷中恢复过来的马里，智商等于三至五岁的孩子，也就是说羞耻的意识还没完全复苏，更不用说对女人的欲望了。再说，男人遭遇寒冷的最明显特征是下面那个玩意儿缩小，缩小得几乎就看不出是个男人了。就连三条腿爬出水面时，那个大家伙也被冻缩得像粒小花生仁儿。所以，此时就是有个漂亮女孩脱得一丝不挂，躺在身旁，遭遇冷冻的男人也不会有任何邪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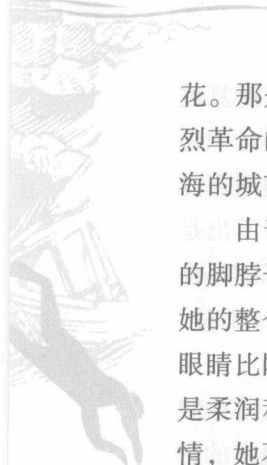
马里终于又烤出花来了。他猛然发现那个女孩正站在眼前，而且并没有躲避他的意思，因为她怀里抱着一捆捡来的树枝。她大概怕火堆灭了冻坏马里，所以才如此大胆地靠近。马里赶紧跑回沙滩，找到裤衩迅速穿上。

女孩看到马里穿上裤衩，脸却开始红了。她愣怔了一会儿，才大大方方地走近马里，将树枝加在火堆上。

马里假装不去看那个女孩，而只是烤火。一直将身体烤得“熟透”了，便转身去干他的活。他将刚刚从海里捕捉到的海参从网兜里倒出来，一个个用刀去割开，然后将海参肠子挤出体外。海参有个奇怪的特点，只要出了水，腹中的肠子便发挥“化学”作用，会把海参整体溶化。这种奇妙的“自杀”本领，令海碰子不能怠慢，只要海参出水，就赶紧开刀取肠。

马里迅速地切割着，一嘟噜一嘟噜的肠子从刀口中流淌出来。海参痛得无声地蠕动着，但这残忍的情景马里视而不见。海参的肠肚从刀口中顺利地往外流淌，对海碰子来说，反而有一种收获到手的安定感。

干完了这一切，马里拿起水镜，准备第三次潜入水中。他转过身来，想对女孩说声谢谢，但那个女孩已经离开火堆，坐在较远一点的小礁石上。马里第一个感觉是女孩子坐着的姿势很动人，黑糊糊的礁石将她一身的灰军装衬托得犹如凝固的浪



花。那是海军的灰军装，这远比陆军黄军装有档次。在这个激烈革命的年代，穿军装是最时髦的，但也只有在马里所住的靠海的城市，才能有这种高雅的灰军装。

由于女孩子是坐在那里，弯曲的腿使裤角上提，露出雪白的脚脖子。马里从来没看到过这样雪白的脚脖子，可想而知，她的整个身子会雪白到什么程度。马里还感到，女孩子的两只眼睛比刚刚在礁岩上更有神采，忧郁的浪花漂走了，剩下的只是柔润和俊美。看得出，她对马里充满难以置信的惊讶和同情，她不能相信一个人能在海水里冻到那种程度，又能在火里烤到这种程度。她的手里握着一盒火柴，那是马里在下海之前准备好的火柴，放在柴堆旁边，很显然，她两次给马里点燃了火堆。

马里用感激的目光去注视女孩，女孩的眼神与马里对接的一刹那，脸上又燃起了霞光，而且是比霞光还美丽的霞光。马里发现女孩总是不断地脸红，也许她的脸太白太嫩，掩盖不了羞涩的心灵。

马里当然明白，女孩反复的脸红就是因为他刚刚恬不知耻地光屁股，一个如此纯净的女孩，遭遇异性的裸体，不亚于遭遇魔鬼。但马里又想起刀鱼头“女人脸皮其实比男人厚”的理论，她们脸红只不过是假装害羞而已。比他大六岁的刀鱼头在女人方面绝对老练，马里几个海碰子总是受他的再教育。但面对这样白净并清纯的女孩，马里觉得刀鱼头这个观点太流氓了。

马里的脸不红，坦率地说，马里就是想红也红不起来。他手里还握着割海参的刀子，样子有些残忍，但也可能有些威武。

马里说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

她大概没想到马里会这样随意地问她，所以顿了一下没吱声，只是继续脸红。


马里说，你胆量挺大呀！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并站起身来，在起伏不平的礁石上用蹒跚但矫健的步伐走过来。

马里一直看着她渐渐走近的身影，绝对标准，特别是胸部，高高地耸起，用三条腿的话说是“真枪实弹”。刀鱼头最喜欢真枪实弹的女人，他说，没见过世面的男人注意女人的脸形，见过世面的男人注意女人的体形。他所说的世面就是跟女人上过床。刀鱼头二十六岁，结婚快一年了，当然就是无数次上过床。他说女人最美的是富有弹性的高耸乳房，再就是富有弹性的滚圆屁股，操作起来真他妈的妙不可言！

马里所居住的城市是半岛，整个城市在渤海和黄河的环抱之中，给人们的感觉是，朝任何一个方向走，最终都会走到海边。马里所居住的昌盛街其实是城市最边缘的一条街，所以离海最近，但奇妙的是在到达海边之前竟然有一条河。每年雨季，从山上奔流下来的洪水就沿着城市的边缘，浩浩荡荡地奔涌，气势简直犹如黄河和长江。彻夜的轰鸣使街上的孩子心花怒放睡不着觉。站在河边望着滚滚激流，令马里确实想起黄河和长江，甚至想起雅鲁藏布江……总之，马里在地理课本上学到的所有河流，都会在这里找到它的风景。昌盛街的年轻人要想成为海碰子，首先得在这条大河里“热身”。

必须练就到这种程度，像跳水运动员那样从高高的河岸上一跃而下，扎进滚滚奔涌的河水里，就算“考试”过关，也就等于拿到了“海碰子”的“文凭”。刀鱼头就是在这条河边的高坡上，凌空飞掠，被过路的一个体育教练发现。因为刀



鱼头不仅仅是凌空飞掠，关键是他的身子在空中还做了个九十度的弯曲，形状似一把镰刀，只是在入水的一瞬间伸展开，像一支箭般地笔直扎进河里。这个优美并惊险的动作使体育教练着迷，他大喊一声，太棒了！就破格将刀鱼头从低矮破烂的昌盛中学，带到省城的体校。当时，昌盛街所有的人都羡慕地说刀鱼头“一步登天”。

昌盛街的男孩子为什么会有凌空飞越的勇敢，这还要感谢河边众多的洗衣女。昌盛街包括城市其他街道的所有漂亮女孩子，都愿意到河边洗衣服。清清水流的两旁，红的绿的和花色的衣服闪动，很有些惹眼。特别是洗衣女两条白光大腿，浸在冰凉的河水里渐渐变成粉红色，令马里他们激动得打战却又兴奋得心疼。很多妇女还用棒槌敲打衣服，嘭嘭嘭的很有节奏感，这就像给马里他们擂鼓助威。

每当一个男孩子从高高的堤坝上凌空飞跃，“扑通”一声栽进水湾时，洗衣女们就发出一声尖叫。这刺耳并优美的尖叫，绝对就是最高的奖赏和激励。马里就是因为这五彩缤纷的洗衣女的尖叫，才一阵阵热血沸腾，不顾死活地飞跳下去。马里跳下水后，在翻腾着浪花的大河里畅快地游动，假装被水花呛着似的大声咳嗽，其实是要洗衣女们多看他几眼。

马里并不像三条腿那样，朝洗衣女闪着流氓的眼神，相反，他连一眼都不看那些红花绿叶，但他知道，此时洗衣女肯定会用敬佩的眼神看他。因此，马里游到河边，从洗衣女的身旁经过时，故意鼻孔朝天，心下却涌出美好的骄傲。

就像当今电视剧里演的武林高手一样，海碰子队伍中，也有名震全城的碰海高手。刀鱼头当然是全城第一，大龇牙和三条腿等一些家伙也相当出色。可是在胆量上，马里却名列前茅。从表面看起来，海碰子似乎都是亡命之徒，都是为了生存



而把生命押在汹涌海浪里的赌徒。其实不然，海碰子和常人一样地珍惜生命，有时比常人还要胆小。他们虽然敢于潜进深深的海底，敢于在犬牙交错的暗礁里穿行，但必须像非洲鬣狗狩猎那样，依靠群体的力量壮胆。为此，海碰子一般是两个以上，更多的是结成小群体下海。在暗绿色的浪涛下面，尽管有短暂的恐惧，可一旦升出水面，看到同伴们的身影，一切恐惧就瞬间消失。特别是当海碰子下水时，岸上最好有点活动的景象，或是有辆车在跑，或是有个人影在走动；倘若岸上荒无人烟，那么海里有个船影在晃动，甚至有只海鸟在飞翔也行。倘若这一切都没有，岸边和海里一片苍凉空白，单个的海碰子是绝不敢下水的。而马里却毫不在乎，常常是独胆闯海单打一。

当一个海碰子潜进海底暗礁里，难免不遇到危险，这种危险一般是身体扭曲在错综复杂的暗礁洞里动弹不得，或是被暗礁上尖锐的海蛎子壳勾住而游不出来。一旦遭遇这种危险时，憋着一口气量的海碰子无法叫喊，离死亡只是几秒钟。无声的挣扎之时，即使是伙伴近在咫尺，也无济于事，伙伴们甚至都意识不到你是在垂死挣扎。如果你要是撞到鲨鱼，那就更没用了。反而，人多了目标大，散发出的体味多，还会引起鲨鱼前来攻击的兴趣呢。马里敢于视死如归单打一的胆量，就是想到这一点。马里为此还挺骄傲，经常站在礁石上大声吼唱：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！……

我们还得回到海边讲故事。开始，马里很有些自豪，因为他发现那个女孩对他手中的渔刀、渔枪和水镜等海碰子武器有些惊讶并惊恐。女人的惊恐会使男人感受到一种柔弱的可爱，马里更加神气十足，抡起粗壮的胳膊，作了两下伸展运动。但他很快就沮丧地看出，女孩的惊恐眼神里其实含有可怜和同